蜀山劍俠傳/0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三回　祕笈誤 良朋三世重逢 始結師生完夙孽　寒月森 劍氣四俠傾蓋 同施身手探慈雲

下一回▶

衆人回觀之後，醉道人把前事說了一遍。又說自己業經擅作主張，與他們訂下十五之約。他們人雖衆多，看不出有甚麼特別人物在內。但不知他們所請的人到齊沒有。矮叟朱梅道：「哪裏會到齊？如今來的，差不多俱是無名之輩。那厲害的，如許飛娘、曉月禪師、毒龍尊者，俱都還未露面呢。」衆人談了一會兒，便議定由玉清大師、醉道人、頑石大師、髯仙李元化四人，分班每日前往慈雲寺探看虛實。

轉眼光陰，便到了正月初五。雙方陸續又來了不少幫手。辟邪村玉清觀來的是：餐霞大師弟子女空空吳文琪同女神童朱梅，東海三仙之一玄真子的大弟子諸葛警我，東海三仙之一苦行頭陀的大弟子笑和尚，神尼優曇的大弟子素因等。慈雲寺那邊來的是：許飛娘門徒三眼紅蜺薛蟒，曉月禪師的兩個門徒通臂神猿鹿清、病維摩朱洪，武當山金霞洞明珠禪師，飛來峯鐵鐘道人等。許飛娘因有特別原因，不能前來。曉月禪師日內準到。法元聞訊之後，稍放寬心。

到了初九那一天，追雲叟白谷逸纔到了辟邪村。衆人上前，分別拜見之後，追雲叟又謝了矮叟朱梅先到之情。隨後便問素因與玉清大師：「令師神尼優曇何不肯光降？」素因答道：「家師說此番比試，不過小試其端，有諸位老前輩同衆道友，已儘夠施爲，家師

無加入的必要。如果華山烈火禪師忘了誓言，西藏毒龍尊者前來助紂爲虐時，家師再出場不晚。但是家師已着人去下過警告，諒他們也決不敢輕舉妄動了。」追雲叟聞言道：「烈火、毒龍兩個業障接着神尼警告，當然不敢前來，我們倒省卻了不少的事。許飛娘想必也是受了餐霞大師的監視。不過這到底不是根本辦法，我向來主張除惡務盡，這種惡人，絕沒有洗心革面的那一天，倒不如等他們一齊前來，一網打盡的好。」說罷，女神童朱梅忽然走將過來，朝着追雲叟跪了下去，隨將手中一封書信呈上，起來侍立一旁。追雲叟接過餐霞大師書信，看了一遍，點了點頭，朝着矮叟朱梅說道：「朱道友，這是餐霞大師來的信。她說這次教她兩個門徒到成都參加破慈雲寺，一來爲的是讓她們增長閱歷。二來爲的是好同先後幾輩道友見見面，異日積外功時，彼此有個照應。三來她門徒女神童朱梅在幼小時，原是你送去託餐霞大師教養，當時她纔兩歲，餐霞大師要你起名，你回說就叫她朱梅吧，說完就走了，於是變成和你同名同姓。你何以要讓她與你同名，以及你二人經過因果，我已盡知，所以託我給你二人將惡因化解，並把她的名字改過，以免稱呼上不方便。你看好麼？」矮叟朱梅面帶喜容道：「這有甚麼不好，我當初原是無心之失，不意糾纏二世，我度她兩次，她兩次與我爲仇。直到她這一世，幸喜她轉劫爲女，我纔將她送歸餐霞門下。如今你同餐霞替我化解這層孽冤，我正求之不得呢。」

這一番話，衆人當中，祇有一二人明白，連女神童朱梅本人也莫名其妙。不過她在山中久聞三仙、二老之名，並且知道一老中，有一個與她同名同姓。不知怎的，日前見了矮叟朱梅以後，心中無端起了萬般厭惡此人之感，自己也不知甚麼原故。現在聽追雲叟說了這一番話，估量其中定有前因，又不敢問，盡是胡猜亂想。

忽聽追雲叟說道：「人孰無過？我輩宅心光明，無事不可對人言，待我把這事起因說了吧。在百數十年前，矮叟朱梅朱道友同女神童朱梅的前生名叫文瑾，乃是同窗好友。幼年同是巍科，因見明末奸臣當道，無意做官，二人雙雙同赴峨眉，求師學道。得遇峨眉派鼻祖長眉真人的師弟水晶子收歸門下，三年光陰，道行大進。同時，師父水晶子也兵解成仙。有一天，二人分別往山中採藥，被文道友在一個石壁裏發現了一部琅嬛祕笈，其中盡是吐納飛昇之術。文道友便拿將回來，與朱道友一同練習。練了三年工夫，俱都練成嬰兒，脫離軀殼，出來遊戲。山中歲月，倒也逍遙自在。當時文道友生得非常矮小，朱道友卻是儀表非凡。道家剛把嬰兒練成形時，對於自己的軀殼，保護最爲要緊。起初他二人很謹慎，總是一個元神出遊，一個看守門戶，替換着進行。後來膽子越來越大，常有同時元神出遊的時候，不過照例都是先將軀殼安置在一個祕密穩妥的山洞之中。也是文道友不該跟朱道友開玩笑，他說那琅嬛祕笈乃是上下兩卷，他拿來公諸同好的祇是

第一卷，第二卷非要朱道友拜他爲師，不肯拿出來。朱道友向道心誠，不住地央求，也承認拜文道友爲師。文道友原是一句玩笑話，如何拿得出第二卷來？朱道友卻認爲是文道友成心想獨得玄祕，二人漸漸發生意見。後來朱道友定下一計：趁文道友元神出遊之時，他也將元神出竅，把自己軀殼先藏在山後一個石洞之中，自己元神卻去佔了文道友的軀殼，打算借此挾制，好使文道友將第二卷琅嬛祕笈獻了出來。等到文道友回來，見自己軀殼被朱道友所佔，向他理論，朱道友果然借此挾制，非叫他獻出原書不可。等到文道友賭神罰咒，辨證明白，朱道友也打算讓還文道友軀殼時，已不能夠了。

「原來借用他人軀殼，非功行練得極深厚，絕不能來去自如。這一下，文道友固然嚇了個膽落魂飛，朱道友也鬧了個惶恐無地，彼此埋怨一陣，也是無用。還是朱道友想起，雙方將軀殼掉換，等到道成以後，再行還原。這個法子同打算原本不錯，等到去尋朱道友本身軀殼時，誰想因爲藏得時候疏忽了一點，被野獸鑽了進去，喫得祇剩一些屍骨。文道友以爲朱道友是存心謀害，誓不與朱道友甘休。但是自身僅是一個剛練成形的嬰兒，奈何他不得。每日元神在空中飄蕩，到晚來依草附木，口口聲聲喊朱道友還他的軀殼。山中高寒，幾次差一點被罡風吹化。朱道友雖然後悔萬分，但也愛莫能助。日日聽着文道友哀鳴，良心上受刺激不過，正打算碰死在峨眉山上，以身殉友。恰好長眉真人走過，將文道友元神帶往山下，找一個新死的農夫，拍了進去。朱道友聽了這個消息，便將他接引上山，日夕同在一處用功。叵耐那農夫本質淺薄，後天太鈍，不能精進。並且記恨前仇，屢次與朱道友拼命爲難，想取朱道友的性命，俱被朱道友逃過。他氣忿不過，跳入捨身巖下而死。

「又過了數十年，朱道友收了一個得意門徒，相貌與文道友生前無二，愛屋及烏，因此格外盡心傳授。誰想這人心懷不善，學成之後，竟然去行刺朱道友。那時朱道友已練得超神入化，那人行刺未成，便被朱道友元神所斬。等到他死後，又遇見長眉真人，纔知果然是文道友投生，朱道友後悔已是不及。

「又隔了若干年，朱道友在重慶市上，看見一雙乞兒夫婦倒斃路側，旁邊有一個兩歲女孩，長得與文道友絲毫無二。這時朱道友已能前知，便算出來果是文道友三次託生。當時原想將她帶回山中撫養，又鑒於前次接二連三地報復不休，將來難免麻煩；欲待不管，一來良心上說不過去，二來見這女孩生就仙骨，資稟過人，如被異教中人收了去，同自己冤冤相報，還是小事，倘或一個走入歧途，爲禍世間，豈不孽由己造？自己生平從未帶過女徒弟，爲難了好一會兒，纔想起黃山餐霞大師。當下便買了兩口棺木，將女孩父母收殮，將這女孩帶往黃山，拜託餐霞大師培養教育。餐霞大師見這女孩根基厚，頗爲

喜歡，當下便點頭應允。那女孩因在路上受了風寒感冒，頭上有些發熱。朱道友的丹藥本來靈異，便取了一粒，與那女孩調服。那女孩服了朱道友靈藥之後，不消片刻，便神志清醒過來，居然咿呀學語，眉目又非常靈秀，餐霞大師與朱道友俱各歡喜非常。朱道友見那女孩可愛，便用手撫弄。誰想那女孩前因未昧，一眼認清朱道友面目，惡狠狠睜着兩隻眼，舉起兩隻小手，便往朱道友臉上一抓，竟自氣暈過去。朱道友知她懷恨已深，自己雖用許多苦心，難於解脫，不由得嘆了口氣，回身便走。餐霞大師因這女孩沒有名字，忙將朱道友喚轉，叫他與女孩取名。朱道友爲紀念前因起見，又不知那女孩生身父母名姓，便說就叫她朱梅，說完走了。直到今日，纔與這女孩二次見面。這便是女神童朱梅與朱道友的一段因果。

「這女神童朱梅因今年在華山去除毒蟒，誤中了白骨箭，得服肉芝之後，把她生來惡根，業已化除淨盡。雖然異日絕不會再發生甚麼舉動，但是你們兩人俱都應當由我把話說明。因爲峨眉派着眼門戶光大，女神童朱梅是後輩中最優良的弟子。她的險難也太多，很有仰仗朱道友相助的時候。我既受餐霞大師委託，與你們兩家化解，依我之見，莫如朱道友破一回例，收這女神童爲門下弟子，以後如遇危險，朱道友責無旁貸，努力扶她向上，把昔日同門之好，變爲師生之誼。把她的名字，也改過來，以便稱呼。了卻這一件公案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

矮叟朱梅聞言，微笑不語。那女神童朱梅這纔恍然大悟，聽到前生傷心處，不由掉下兩行淚珠來。她自服了肉芝之後，久已矜平躁釋，再加餐霞大師日常訓導之力，心地空靈已極。平日常聽師父說，自己根行甚厚，異日必可大成，但是多災多難。師父三十年內便要飛昇，巴不得有這一個永遠保鏢的，時常照護於她。見追雲叟要叫她拜矮叟朱梅爲師，這種莫大良機，豈肯失之交臂。一時福至心靈，便不等招呼，竟自走了過來，朝着追雲叟與朱梅二人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師父在上，受弟子一拜！」矮叟朱梅見她跪倒，想起前因，不禁淚下。也不像往日滑稽狀態，竟然恭恭敬敬站起，用手相攙，說道：「你快快起來。我昔日原是無心之失，適纔你也聽師伯說個明白。你我昔爲同門，今爲師生，自與尋常弟子不同。此後祇要你不犯教規，凡我力量所能及者，無不盡力而爲。你的名字，本可不改，因不好稱呼，你前生原姓文，我看你就叫朱文吧。我除你一人外，並無女弟子。你以後仍在黃山修煉，我隨時當親往傳授我平生所學。」說罷，從懷中取出一面三寸許方圓的銅鏡，說道：「這面鏡子，名喚天遁。你拜師一場，我無他傳授，特把來賜與了你。有此一面鏡子，如遇厲害敵人，取將出來，按照口訣行事，便有五色光華，無論多麼厲害的劍光法寶，被鏡光一照，便失其效用，同時敵人便看不見你存身之處。此乃五千年前廣成子煉魔之寶，我爲此寶，尋了三十年，纔得發現。你須要好生

保管，不可大意。過一日，我再將口訣傳授於你。」女神童朱梅跪接寶鏡以後，又謝了師父賜名之恩。小輩劍俠中，俱都代女神童朱梅慶幸這一番異數，彼此又互賀了一回。從此，女神童朱梅，便改名朱文。不提。

追雲叟與矮叟朱梅率領衆劍俠，在辟邪村玉清觀又住了數日，不覺已是燈節期近。到了十三下午，醉道人回來，報道：「後日便是十五，他們那裏請的主要人物，如曉月禪師、毒龍尊者、烈火祖師、萬妙仙姑許飛娘等，俱都一個未到，不解何故。」追雲叟聞言，尋思一會兒，仍囑咐他們四人隨時留意打探，不可輕敵妄動。

這時候最難受的，是小一輩的劍俠。初來時，以爲一到便要與慈雲寺一干人分個高下，一個個興高采烈。誰想到了成都，一住已有二十天，不見動靜。每日隨侍各位老前輩，在玉清觀中行動言語俱受拘束，反不如山中自由自在。金蟬性質最爲活潑淘氣，估量就是到了十五，有衆位老前輩在場，自己又有姊姊管束，未必肯讓他出去與人對敵。臨來時，母親賜給他一對鴛鴦霹靂劍，恨不能擇個地方，去開個利市。無奈單絲不成線，孤木不成林，打算約請兩個幫手，偷偷前往慈雲寺去，殺掉兩個妖人，回來出出風頭。姊姊靈雲又寸步不離，難以進行，好生焦悶。偏巧這日醉道人奉命走後，齊靈雲因女神童朱文約她下棋，靈雲便要金蟬前去觀陣。金蟬假裝應允，等到齊、朱二人聚精會神的時候，偷偷溜了出來。

小弟兄中，他同周輕雲、孫南、張琪兄妹、苦行頭陀的大弟子笑和尚最說得來。他因張琪兄妹年幼，劍術未成，不便約人家涉險。先去找着了輕雲、孫南，又對笑和尚使了個眼色，四人一同走到觀後竹園中，各自尋了一塊石頭坐下。輕雲、笑和尚便問他相邀何事。金蟬道：「我到此最早，轉眼快一月了。起初原想到此就同敵人廝殺，誰想直到現在，並未比試交手。每日住在觀中，好不氣悶死人。我看到了十五那日，有諸位老前輩在場，未必有我們的事做。適纔聽醉師叔說，他們那邊厲害一些的一個未來，現在所剩的，盡是一些飯桶，這豈不是我等立功機會？我本想約朱文姊姊同去，她起初和我感情再好不過，也曾經幫過我的大忙。自從斬罷妖蛇，身體復元之後，竟變成大人了。又跟我姊姊學了一身道學氣，也不和我玩了。我若找她同往慈雲寺，她不但不去，恐怕還要告訴姊姊。我想我跟三位師兄師姊最莫逆，情願把功勞分給你們三位一半。今晚三更時分，同往慈雲寺，趁他們厲害的人未到以前，殺一個落花流水，豈不快活煞人？不知你們三位意下如何？」孫南知道事情非同小可，以追雲叟那麼大法力，尚主持重，這樣大事，豈是幾個小孩子所能辦的？但是他知道金蟬小孩脾氣，不敢駁回，祇拿眼望着別人，不發一言。輕雲天資穎異，在餐霞大師門下，入門雖淺，功夫最深。新近又跟玉清大師

學了許多法術，藝高人膽大。雖然覺得事情太險，但去否都可，並不堅持一面。

那笑和尚本是書中一個主要人物，他的出身甚奇，留待後敘。年纔十四五歲，爲苦行頭陀生平惟一弟子。五歲從師，練就一身驚人藝業。性情也和金蟬差不多，長就一個圓臉，肥肥胖胖，終日笑嘻嘻，帶着一團和氣。可是他膽子卻生來異乎尋常之大。再加以苦行頭陀輕易未收過徒弟，因他生有異質，便不惜把自己衣鉢盡心傳授，平日又多所獎勵。此次奉命前來到場，曾有信與二老，說他可以隨意聽候調遣，那意思就是他均可勝任。他本領大，心也大，自然是巴不得去闖個禍玩玩。他聽完了金蟬之言，見孫南、周輕雲俱不發言，便站起身來說道：「金蟬師弟所說，正合我意。但不知孫師兄、周師姊意下如何？」輕雲本是無可無不可的，見笑和尚小小年紀這般奮勇，怎肯示弱，當下也點頭應允。孫南見二人贊同，便也不好意思反對。又商量了一會兒，定下三更時分，一同前往。金蟬又叫笑和尚到時故意約自己同榻夜話，以免靈雲疑心攔阻，不叫他去。

四人剛把話說完，齊靈雲、朱文、吳文琪三人一起，又說又笑，並肩走入後園。見他四人在這裏，靈雲便上前問金蟬道：「怎麼你不去看下棋，就溜走了？跑到這後園做甚？你打算要淘氣可不成。」金蟬聞言，冷笑道：「怎麼你可找朋友玩，就不許我找朋友玩？適纔我要看笑師兄的劍法，同他來到後園一會兒工夫，孫師兄同周師姊也先後來到，我們互談自己山中景緻。難道說這也不是麼？」靈雲正要回答，吳文琪連忙解勸道：「你們姊弟見面就要吵嘴，金蟬師弟也愛淘氣，無怪要姊姊操心。不過小弟兄見面，親熱也是常情，管他則甚？」靈雲道：「師姊你不知道。這孩子祇要和人在一起，他就要犯小孩脾氣，胡出主意，無事生非，闖出禍來，我可不管了。」金蟬道：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誰要你管？」說完，不等靈雲開言，竟自走去。靈雲過來，剛要問笑和尚，金蟬與他說些甚麼。笑和尚生平從不會說假話，也不答應，把大嘴咧着，哈哈一聲狂笑，圓腦袋朝着衆人一晃，無影無蹤。